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透视军队人才建设发展历史之经验结晶——

我军人才建设的特点规律

■张杰 贾荣宝

引言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强调，“八个坚持”是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要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在长期发展历程中，我军人才建设既遵循着“八个坚持”的基本规律，也有着自身实践特点，探索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独特做法。深刻揭示和准确把握这些特点规律，对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八个坚持”，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建设，开创人才强军兴军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遵循旗帜引领方向的特点规律，军队人才建设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才建设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里他强调的第一位标准，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实质上无非是向党争兵权、争人事权，分裂红军，其结果严重削弱了红军力量，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改编时，国民党别有用心地提出八路军军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蒋介石还企图派遣政训处长和3个师的军事副职，阴谋渗透八路军，削弱共产党对部队人事的领导掌控，想让八路军军、新四军与共产党不同心、不同向、不同路。在关乎政治方向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我党我军与国民党作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牢牢掌握对八路军军、新四军的领导权和对各级干部的任用权，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根本保证。实践证明，政治方向是人才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军队人才建设只有向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人才建设的方向不偏，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正因为如此，在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建制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军队来达到其个人目的。

遵循使命决定价值的规律，军队人才建设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根本职能任务

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军队人才建设必须服从备战打仗第一需要。军人的价值，归根结底集中体现在履行能

打仗、打胜仗这一根本职能任务上。我军虽然不同时期担负的使命任务不同，但作为战斗队的根本职能始终没有变，聚焦备战打仗加强人才建设的根本导向始终没有变。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辗转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实践中锻炼人才。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革命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我把血雨腥风的战场当成经验获取的训练场，以战教战、边战边学，打一仗、进一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党培育了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善战的干部和人才队伍，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创造性地解决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如何快速培养大批军事人才等问题。长期的和平环境，使部分官兵产生了当和平兵、做和平官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彻底扫除与备战打仗要求不符的和平积弊，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抓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拘一格选贤任能，把善谋打仗的干部用起来，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实践证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军队人才建设必须聚焦提高战斗力这一根本指向，军事人才价值实现必须紧扣备战打仗这一根本职能。

遵循科技赋能增效的特点规律，军队人才建设始终注重向科技要战斗力

科技发展不仅推动战争形态演变、改变作战样式，同时也助推军事人员现代化进程。从历史上看，我军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随着武器装备改善和技术兵种发展而逐渐深化的。1931年8月，徐向前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特种技术人才，各大炮、迫击炮、机关枪等简用是设有，甚至夺得敌人武器而没有用，这的确是当前扩大革命战争时期一大严重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从日伪军处缴获的汽车、大炮等武器装备，也常常因为没有人会使用而成为累

赘，有的甚至被迫进行销毁。为此，党中央适时领导建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还从根据地外引进了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幅提升我军人才队伍的科技素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先后创办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工兵学校、测绘学校、安东海军学校等专业技术院校，为前线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解决军队科技人才匮乏的问题，我党通过多种途径延揽海外留学人员特别是掌握尖端技术的人员回国，到1957年回国人数达到3000多人，形成了国防科技大军中的归国人才方阵。为应对世界范围的新军事变革挑战，1995年中央军委提出军队建设要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的口号响彻全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提出了“科技强军”“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等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掀起了科技创新热潮，有力推动了全军人才队伍科技素养提升。实践证明，科技是人才培养倍增器，只有重视发挥科技的赋能增效作用，才能抢占人才培养的制高点，掌握军事斗争战略主动权。

遵循需求牵引规划的特点规律，军队人才建设始终着眼实际破解突出矛盾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推进人才建设的突破口。我党我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根据人才建设的实际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办法，着力解决遇到的突出矛盾问题，不断提升人才队伍的数量质量。建军之初，红军人才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缺人”，急需大规模“扩红”，创造“工农自己的军官队伍”。1934年9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了高潮，苏区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占人口总数的1/15。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和人民军队的快速发展，我军干部数量不足和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矛盾日益明显。为此，我党一方面大力倡导工农干部知识化，同时把知识分子作为重要的革命的力量，充分信任、大胆使用，通过“容”“化”“用”“优”等政策举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军入伍，形成了数万青年奔赴延安的壮举。新世纪之初，为适应高技术战争和信息化战争需要，我军突出强调培养和造就指挥军官、参谋、科学家、技术专家、士官等“五支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人才建设取得新的历史

军队人才建设发展研究 ③

群策集

●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往往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作战。进入21世纪以来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和城市地位的日益提高，城市仍然是未来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城市作战已经成为未来战争重要的作战样式。

孙子云：“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城市战场环境错综复杂，人群杂乱且兵民难以区分，单纯的敌我巷战难以短期决战决胜，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势必成为常态。在城市作战中，优势力量败北的战例比比皆是，伊拉克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联军不到一个月便击败伊正规军，但在后来控制巴格达及其他城市则用时八年之久，且损失惨重。随着战争形态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型，城市作战作为一种独特的样式，在战争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样式向现代样式转变，具有智能化特征的城市作战在空间、力量、行动、效能等方面必将随之而变。

物理空间由平面分区向多点立体延伸。城市通常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多为交通枢纽，一般或依山、或临河、或濒海、或濒湖而建，人口众多，建筑密集，楼高且坚固，还有地下设施等。传统城市作战以整个城市空间为战场，将城市作战等同于阵地攻防，以城市边缘宽度为正面，以城市大小为纵深。现代城市作战，战场空间不可能覆盖如此大范围，更有可能的是仅围绕局部的某一重要目标展开行动，或多个点同步展开行动，交战双方在长期情报掌握的基础上，将主要兵力分散部署，交战中以精确火力打击目标点，实施多点位全立体的攻击行动，以控制城市作战规模。

力量聚合由粗放合成向精兵编组转型。力量编组要适应城市作战需求，满足城市战场要求，必须充分发挥信息力、突击力、控制力的作用。传统城市作战，作战力量通常以执行突击任务的力量为主，根据具体任务，需要什么能力，缺少什么能力，就加强配属，补齐短板。如在城市攻防战中，考虑到城市建筑的坚固和地下设施较多，攻击分队需要增强反装甲能力和地下攻坚能力，此时往往在攻击分队加强反装甲力量 and 地下清剿力量等。现代城市作战，由于作战规模和作战空间缩小，再以粗放加强的方式编配力量，难以满足城市作战任务要求；作战力量已向精干模块编组转变，也要求作战力量按需编成，以分队式精兵编组，小分区分区域独立遂行作战任务。

行动释能由程式平推向多维点发展。对城市防御之敌进攻作战，为避免与敌形成顶牛硬拼之势，减少敌火力威胁，可发挥近战歼敌的优先，通过几个重点分队，从城市防御前哨数个方向向敌纵深发起攻击，打开突破口，而后多路向纵深突贯，先打后清，逐步夺取城市区域。传统城市作战中，通常按战术侦察、火力打击、兵力突击、清剿控

现代城市作战在「变脸」

■邹力

制等程式，以规范流程筹划作战行动，各行动之间紧密关联；在用兵特点上，呈现一线平推之势，由城市边缘到城市重心，编成前沿攻击、纵深攻击、穿插迂回分队，按平面空间区域地由外及内，逐步完成夺取任务。现代城市作战，作战力量及武器装备平台得到长足发展，作战力量以攻击点为攻击点，以立体投送方式，使力量直达攻击目标附近，而后快速控制目标点，以点控线，连点成面，达到对城市整体控制的目的。成效评判由开放占领向立体控制升级。城市是人类社会各种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重要城市往往是国家作战体系的重心和关键。夺取城市就能有效瘫痪其战争体系功能和潜力，影响到军心士气、民心意志，迅速达成作战目的，影响并决定作战进程，甚至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传统城市作战，以歼敌数量、夺取区域、破坏目标、猎杀头目等为作战目的，无论哪种作战目的，作战双方都力求在局部城市战场上最大限度歼灭敌人，以使对方丧失全面对抗的能力，以便完成夺取或破坏任务。现代城市作战，更突出控制或遏制敌人，通过对敌作战体系实施有效的干扰和破坏，通过对节点的有效打击，极大地削弱甚至瘫痪敌作战体系，使敌难于进行作战行动，迫使其放弃抵抗决心，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作战理论创新不能背离实际

■谢菲 张辉

挑灯看剑

作战理论繁荣与发展是战斗力提升的重要环节，既要紧贴实际、开拓创新，也要瞄准对手、真知看透，避免与客观实际要求相背离。

避免背离战略环境。“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作战理论创新必须适应战略形势的发展，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透视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洞悉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趋向，切实把握战略环境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判断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潜在敌人，主要的威胁来自何方，未来会在什么背景下打仗、打出大规模仗。对战略理论判断准确了，并以此为出发点，创新作战理论才能确保方向正确、目标一致。

避免背离战场态势。作战理论只有与战场态势相适应，与自身实力相匹配，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作战理论的提出必须从兵力对比、战场态势、地理条件等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上，找出影响战争进程和战局发展的利害所在。以此为基本着眼点，抓住主要矛盾制定作战方针，既针对不同作战形式提出相应的指导原则，又要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进行补充与完善，这样才能创造和捕捉最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最佳战机。

避免背离军事技术。自有战争以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总是最先使用于军事领域。世界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进而推

探究智能化作战指挥训练机理

■东升利

前沿探索

据外媒预测，2035年世界主要军事强国或将初步建成智能化作战体系，智能化作战将成为战争的基本形态。智能化作战指挥水平的优劣，取决于智能化作战指挥训练质量。搞好智能化作战指挥训练，必须首先弄清楚其机理。培育决策优势塑造即时聚优。智能化作战打击更加精确，战场环境更趋极端，作战行动更加危险，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战场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间隔由数天、数小时缩短至数秒。认知流成为比信息流、能量流更加重要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智能化的决策优势，逐步演变为机器在战争前端担任主角，代替人挑战物理极限，人类逐步走向战争的幕后担当总设计、最终决策和终极运控的任务。智能化作战指挥训练一个重要的训练内容是指挥员对人工智能的选择和运用。而人工智能的天然优势就是决策优势，它把信息化战争的信息优势升级为决策优势。把信息的采集、处理、传输压缩为一个决策成品，其传输的是人工智能的决策信息。人作为战争终极控制者和最终决策者，通过

一定的指挥训练，正确、熟练地选择、运用人工智能决策，从而赢得先机、赢得主动、赢得胜利，达成聚优增效。这一机理揭示了认知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递次转化的内在规律，反映了作战决策对作战行动的指导、增效作用，是“集中优势兵力”朴素作战法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运用。决策优势驱动行动优势，从而形成即时聚优并最终取得胜利。固化指挥流程达成速决制胜。智能化作战指挥是建立在大量的工程运算之上的，其指挥过程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的运转过程，包含大量的工程运算及规则的制定。通过大量的指挥训练模拟，不断探索运算的正确性及规则制定的合理性，并不断优化，最终形成相对固定的算法和规则，也就是固化的指挥流程。按照固化的指挥流程开展工作，指挥人员按照各自分工各司其职，依据统一的规则协调工作，有利于战区内部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相互协调，有利于战区之间、战区与军种之间相互配合，能够大大提高指挥效率，提高作战效益，在先敌一步、快敌一拍中掌握战场主动，从而达到速决制胜。这一机理贯彻了新的战争时空观，顺应了智能化作战时间要素升值、战术行动战略化、快速决定性作战的基本特征，反映了“以快吃慢、一招制敌”的基

本要求。优化指挥机构实现多域精确。智能化作战，是信息化充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深度运用而产生的新的战争形态。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就是建立在充分、彻底的联合之上的。联合是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而不断深化的，信息化程度越高，联合发展得越彻底。信息化的充分发展，为彻底的联合创造了物质条件，实现了多维战场空间信息贯通；智能化的广泛运用，真正实现了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的一体融合，“观察—判断—决策—行动”成为一个整体。因此智能化作战，必须全域感知战场，精细筹划，精选目标，快速作出决策，精细协调控制，精准打击要害，精准评估，开展有限规模精确作战。优化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组织结构并配套完善运行机制，有助于发挥其联合作战指挥能力。通过智能化作战指挥训练的有效手段检验，查找关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中的不足，有针对性地对指挥机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优化完善，从而更合理地将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等多域联为一体，对作战行动进行精确控制，大大提高战场感知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精确打击能力和精准保障能力，实现多域精确。这一机理是系统论思想在智能化作战指挥训练中的具体运用，遵循了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有序运动产生力量”的基本原理，反映了结构决定功能、精确释放倍增效能的客观规律。检验作战方案积累作战胜势。智能化作战，作战节奏空前加快，战争带有速决性。将各类作战方案前置于人工智能的武器平台、系统中，是战争爆发后智能化作战系统在海量的信息中，快速分辨真伪，围绕战斗决心，迅速实施的重要保证。智能化作战指挥训练是熟悉方案、检验方案的重要途径。通过实战化的联合作战指挥训练，对作战方案进行检验，在指挥员的主导下，发挥人工智能计算仿真的优势，是最为科学有效、贴近实战的验证方式。资料显示，美军5027作战计划，就是依托太平洋司令部对朝鲜半岛的作战指挥演习验证实施的，通过推演作战方案，验证其可行性，发现作战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修正。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检验、评估、改进作战计划，是平时时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这种预实践的训练演练，可以查找问题，不断优化完善作战方案，积累作战胜势。这一机理揭示了量变与质变相互转化的内在规律，反映了作战方案对作战实施的指导、牵引作用，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朴素方法论在智能化作战指挥训练中的发展运用。